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评价 ——基于江西县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罗小娟^a, 张新芝^b, 赵波^a

(江西师范大学 a. 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 b. 财政金融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理论上,“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削减了财政层级,有利于提高县级政府的财政自给能力进而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但学者对该政策评价褒贬不一。基于江西省80个县(市)5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多期DID模型,对“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是否会对县域经济造成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测试影响效果的持续性。研究结果发现,江西“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被直管县的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是改革效果并不是立竿见影,而是直至第四年才初见成效。与没有实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县(市)相比,被直管县(市)的经济增长速度快4.4个百分点。

关键词:省直管县; 财政体制改革; 县域经济; 多期DID模型

中图分类号: F8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0098(2018)01-0059-07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回顾

财政管理体制是国家经济管理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是调控国家、企业和个人,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分配与经济关系的重要机制^[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体制的发展历程包括三个重要节点:1980年的“分灶吃饭”、1988年的“财政包干”和1994年的分税制,其中分税制对于财政体制改革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初步规范了中央和省级政府之间的财税关系^[2]。但是县级及以下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并没有理顺,逐渐显现出较多弊端,如财政层级过多、市县间事权与财权划分不清也不匹配等^[3]。为克服上述弊端,浙江省最先自发创新出了“强县扩权”模式,赋予经济强县更多的经济管理权限,大大激发了县级政府发展经济、管理社会事务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正式进入了我国“省直管县”财政体制的改革之路^[4-5]。“省直管县”主要是指省级直接管理地市与县(市)的财政,地方政府在事权和财权进行划分,以及各项资金的补助与调度都是省与地市和县(市)直接对接;而地市则没有管理县(市)财政的职能,不直接与县(市)发生财政关系。江西、吉林、山东、安徽等省份陆续开展了省直管县改革的试点工作。2005年以来,推进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的工作不断出现在全国各种重要的工作会议中。2009年,政府公布了《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

收稿日期: 2017-10-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常态下我国制造业集群转型升级政策研究”(15BGL160);江西师范大学委托科研项目“江西县域科学发展研究”;江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江西工业园区转型发展升级研究”(ZDGG140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欠发达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促进产城融合的机制及政策研究”(2015M571984);江西省博士后优先资助项目“新型城镇化下江西承接产业转移的产城融合发展研究”(2015KY28);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绿色长江经济带产业生态化升级路径及其区域联动转移机制研究”(17YJ10)

作者简介: 罗小娟(1984-),女,广东韶关人,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源经济与公共政策;张新芝(1979-),女,江西萍乡人,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研究;赵波(1970-),女,湖南湘潭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产业经济。

意见》(财预[2009]78号),力争在2012年底全国铺开“省直管县”财政制度(除民族自治地区外)。据全国预算与会计研究会课题组统计,截至2009年底,我国正在推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试点的范围覆盖了24个省份、875个县市^[6]。

通过查阅国内外文献,国外主要是两级地方财政管理体制,并不存在省直管县的问题,所以本文主要对国内文献进行归纳。通过综述“省直管县”与县域经济关系的文献,发现存在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省直管县”有利于县域经济发展。贾康、白景明认为,“省直管县”确实削减了财政层级,对缓解县乡的财政困难、促进县域发展有明显作用^[7]。周波研究表明,“省直管县”改革可以有效解决“市管县”的弊端,建议县级财权和事权的匹配,有利于带动县域经济的发展^[8]。贾康、于长革研究表明,“省直管县”改革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县级政府的财力和资金的使用效率^[9]。李夏影以湖北省为例,选取全省52县市2001—200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省直管县对县域经济的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促进作用^[10]。

第二种观点是,“省直管县”改革不利于县域经济发展。贾俊雪等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利用全国2000—2005年间县级数据研究了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治理结构改革对于我国县级财政自给能力的作用^[11]。研究结果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表明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不仅不能提升县级政府的财政自给能力,反而还会加剧县级财政的困境。

第三种观点是,“省直管县”改革对县域经济发展并没有任何显著作用。张永杰、耿强基于1997—2005年长三角两省一市的县级面板数据,研究省直管县对县域经济的影响,研究表明,省直管县改革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正有负,但是在统计上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省直管县”在此研究对县域经济增长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12]。

江西省作为中部经济欠发达的农业大省,大多数地级市的经济基础薄弱,经济辐射能力较差,而县和县级市作为直接管理的一级政权,发展愿望强烈。这就会导致在地市与县在各自发展过程出现许多矛盾,此时“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便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钥匙。但是,“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江西的县域经济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目前较少研究以经济欠发达地区为例,基于县域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县域经济的影响。为此,本研究使用县域面板数据分析江西“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县域经济的影响以及影响效果的持续性,为进一步深化“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证支撑。

二、数据与方法

(一) 数据来源

为了简化行政管理层级,扩大县市财权,促进县域经济发展,2005年,江西省在兴国县、宁都县、于都县等21个财力相对困难的县实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的试点工作。2007年,又新增了浮梁县、武宁县、永修县等38个县(市),“省直管县”改革试点范围扩大到59个县(市)。直到2009年,“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覆盖了江西所有县(市)(见表1)。由于江西“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属于分批次(分年度)的试点改革,在研究期(2004—2008年),80个总样本中有21个县(市)始终未参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试点,这种数据结构可以将“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视为一种“准自然实验”,并对其效果进行估计。所以,本研究最终的样本集合为江西的80个县(市)^①(包括70个县,10个县级市)2004—2008年间5年的面板数据,共400个样本点。数据来自于2004—2008年《江西省统计年鉴》中的各县(市)统计数据部分,为了消除通胀等因素的影响,将数据中的经济指标均折算为2003年不变价。

^① 2009年之前,江西共有80个县(市),其中70个县,10个县级市。2010年9月,共青城市被国务院正式批准为县级市,此时江西有81个县(市),其中70个县,11个县级市。2013年11月,2015年2月和7月,赣州市的南康市、上饶市的广丰县和南昌市的新建县分别被撤县设区,故截止2015年末,江西设有22个市辖区、10个县级市、68个县。

表1 江西“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分年度试点一览表

改革试点	2005 年	2007 年	2009 年
数量(比例)	21 个(26.25%)	38 个(47.5%)	21 个(26.25%)
试点县(市)	兴国县、宁都县、于都县、寻乌县、会昌县、安远县、上犹县、赣县、井冈山市、永新县、遂川县、吉安县、万安县、上犹县、横峰县、鄱阳县、余干县、广昌县、乐安县、修水县、莲花县	浮梁县、武宁县、永修县、都昌县、湖口县、彭泽县、星子县、九江县、余江县、南康市、信丰县、定南县、全南县、瑞金市、石城县、奉新县、万载县、上高县、宜丰县、靖安县、铜鼓县、玉山县、铅山县、弋阳县、万年县、婺源县、吉水县、永丰县、安福县、峡江县、南城县、南丰县、黎川县、崇仁县、宜黄县、金溪县、资溪县、东乡县	南昌县、新建县、进贤县、安义县、乐平市、上栗县、芦溪县、德安县、瑞昌县、分宜县、贵溪市、大余县、崇义县、龙南县、丰城市、高安市、樟树市、广丰县、德兴市、新干县、泰和县

数据来源:根据江西省财政厅所提供的资料整理而得。

(二) 研究方法

双重差分方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 DID)的基本构想就是借助一个外生的公共政策所产生的横向截面和时间纵向的双重差异来分析该政策的“处理效应”(Treatment effect)^[13]。具体到本研究,大致步骤就是将江西所有的县样本分为两组,一组是省直管县财政改革试点县(称为“实验组”),另一组是其他非试点县(称为“控制组”),分别测算这两组样本县在省直管县财政改革政策实施前后县域经济指标的变化值,而两个变化量的差值(差分值)就可以用于测算该政策的实际效果。DID最早是应用在自然实验评估中,后来在经济学和政策学的评价领域中也广泛采纳。很多专家学者利用DID方法进行政策影响评价研究,例如Gruber等和Feldstein用该方法分析了美国1986年的税收改革法案对人们行为的影响^[14-15]。周黎安、陈烨等利用DID模型研究了中国农村税费改革对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作用^[16]。封进等基于该方法评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价格效应^[17]。郑新业等基于河南省数据,利用该方法估计了“省直管县”改革对县域经济的作用^[18]。刘佳等利用我国六省6年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省直管县”改革对县级政府财政能力的作用^[4]。

考虑到江西省的“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分年度推进试点的特征,本文采用适用于多期数据的多期DID模型(Multi-stage DID model),对“省直管县”改革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及其持续性进行考察。假设 Z 是县域经济结果随机量, $X=1$ 或 0 分别表示样本县是否参与改革,参与改革试点所产生的效应为 $E(Z|X=1)-E(Z|X=0)$,假设随机变量 Z 与 X 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对于县域个体 i 在 t 时期,模型设定:

$$Z_{it} = \alpha_0 + \alpha_1 X_{it} + \alpha_2 W_{it} + \mu_t + a_i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Z_{it} 表示县域经济指标在 t 时期样本 i 的指标值; X_{it} 表示 t 时期样本县 i 是否实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虚拟变量,反映参与改革的净效果; W_{it} 是一组会影响指标 Z 的、可观测的控制变量; μ_t 表示时期 t 的虚拟变量,反映时变不可观测因素效应; a_i 代表样本县 i 个体某些不会跟随着时间变化的特征,可以用于表示样本间一些不可观测到的差异效应; ε_{it} 为随机扰动项,并符合独立同分布的特征。

(三) 变量选取

因变量。“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是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因此本研究将围绕这个目标设置代表政策效果的因变量 Z_{it} 。借鉴了郑新业等(2011)的研究,县域经济增长最终用县域实际GDP增长率(%)表征。表2展示了相关变量的名称和描述性统计(见表2)。从表中可以发现,江西80个县(市)在2004-2008五年间的实际GDP平均增长率为7.02%。

自变量。自变量 X_{it} 表示“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政策虚拟变量,其一“改革所有年”反映江西推行省管县改革的虚拟变量,该县(市)实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当年和往后年份取值为1,若否为0,表示参与改革与否的净效果;其二为了测度该政策的效果持续效应及其变化趋势,本文设计了四个虚拟变量,即“改革第 i 年”,分别表示当该县处于改革第 i 年时等于1,其他年份则为0。其中改革第1年就是改革当年,依此类推。

控制变量。借鉴郑新业等^[18]研究,研究“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县域实际GDP增长率的影响,本文

控制了人口增长率(%)、农业 GDP 比重(%)、投资增长率(%)等变量,分别反映劳动力扩张、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投资增加对县域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从表 1 的统计分析得知,江西 80 个县(市)在 2004-2008 五年间的人口增长率平均值为 1.11%;农业 GDP 占县域总 GDP 比重平均值为 26.08%,但是县域差异非常大,农业 GDP 比重最大和最小值分别为 48.25% 和 6.75%,相差约 42 个百分点;投资增长率和储蓄增长率的平均值分别为 27.58% 和 5.64%,县域差异也比较显著。另外,考虑到县级市已得到省的协管,“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县和县级市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在检验改革政策效果中应予以控制,为此设置县级市虚拟变量(即县级市为 1,县为 0)。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名称	样本数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实际 GDP 增长率(%)	400	7.02	6.73	45.47	-17.21
人口增长率(%)	400	1.11	1.91	15.53	-7.13
农业 GDP 比重(%)	400	26.08	8.00	48.25	6.75
投资增长率(%)	400	27.58	42.69	275.02	-84.36
储蓄增长率(%)	400	5.64	7.72	49.88	-33.43
县级市	400	0.12	0.33	1	0

数据来源:江西统计年鉴(2005-2009 年)。

三、实证结果与讨论

(一) 关于研究方法适用性的检验

应用 DID 模型的目的是剔除非政策因素的影响,前提是公共政策的变化必须是外生的,这样才能保证估计的有效性。对于本研究考察的县级单位,虽然由省财政部门确定的“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试点县(市)理论上为外生变量,但实际上财政改革试点县(市)的选择并非随机抽取,而是选择了财政实力相对较弱的县域。如果有一些未被观测到的、且与县域实际 GDP 增长率相关的因素,同时影响到一个县(市)是否被列入“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试点县(市),比如,认为县域经济增长速度较慢的县更可能纳入财政体制的改革试点范围,那么非试点县(市)就不算标准的对照组,政策评估结果也会存在偏差,所以有必要对上述疑虑进行检验。

表 3 Probit 二元选择模型回归结果

	因变量		
	是否第一批试点(1)	是否第二批试点(2)	是否改革试点(3)
实际 GDP 增长率	-0.76(-0.23)	-0.25(-0.06)	-0.30(-0.07)
人均财政收入	-1.73***(-3.85)	-1.77***(-2.79)	-1.75***(-3.48)
农业 GDP 比重	2.28(1.12)	14.34(4.86)	11.48*** (4.56)
投资增长率	-0.21*(-1.73)	-0.26*(-1.75)	-0.26**(-1.99)
人口增长率	0.05(0.65)	0.001(0.01)	-0.003(-0.06)
样本数量	160	118	160
R-squared	0.23	0.42	0.43

注:上述模型中括号内均为基于稳健标准差(Robust Standard Error)计算的 Z 统计量;*、**、***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在是否第二批改革试点模型中扣除了第一批试点县 21,故剩下 59 个样本县(市)共 118 个样本点;上述模型均控制了年份虚拟变量和常数项。

采用 Probit 模型检验江西“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试点选择的影响因素,为了保证数据平稳的有效性,避免指标值的偶然性和突发性,选用改革前两年(2003-2004 年)的数据进行检验。设置了“是否第一批试点”、“是否第二批试点”和“是否改革试点”等三个因变量(1=是;0=否),多重验证试点选择标准与县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同时还控制了人均财政收入、农业 GDP 比重、投资增长率、人口增长率等变量。若县域实际

GDP 增长率是影响该县(市)是否被纳入改革试点的关键因素,评估过程就会阐述内生性问题,会导致估计结果有偏,即 DID 方法并不适用于本研究。“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试点选择的 Probit 二元回归结果如表 3。结果显示,人均财政收入、农业 GDP 比重和投资增长率则在不同水平上呈现显著,系数分别为负、正、负,表明财政实力较弱、投资增长率较低的农业大县相对更容易被纳入“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试点。而本文的研究对象县域实际 GDP 增长率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说明了省政府挑选“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试点并不是以经济增长率高低为依据。通过上述检验,确定了本研究样本选择具有随机性,这是 DID 方法有效应用的必要前提。

(二) 实证回归结果

本文首先选用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两种方法进行估计,然后根据 Hausman 检验结果在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中进行选择。表 4 分别展示了“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的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其中,模型(1)和(3)分析政策改革变量对样本县(市)实际 GDP 增长率的影响,模型(2)和(4)重点研究政策改革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效果的持续性,核心变量就是是参与改革第 i 年($i=1,2,3,4$)。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估计方法的回归结果总体比较接近,根据 Hausman 检验结果,拒绝了优先选择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所以,下面的分析主要围绕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展开解释。

表 4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县域经济影响的估计结果

自变量	因变量: 县域实际 GDP 增长率			
	随机效应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	
	(1)	(2)	(3)	(4)
政策变量				
改革所有年	0.01(1.19)	—	0.007(0.77)	—
改革当年	—	0.006(0.63)	—	0.007(0.64)
改革第 2 年	—	0.012(1.18)	—	0.013(1.13)
改革第 3 年	—	0.005(0.34)	—	0.007(0.34)
改革第 4 年	—	0.044(2.68)***	—	0.044(2.24)**
控制变量				
人口增长率	-0.10(-0.65)	-0.10(-0.65)	-0.01(-0.07)	-0.01(-0.07)
农业 GDP 比重	-0.06(-5.00)***	-0.07(-5.17)***	-0.23(-6.64)***	-0.22(-6.64)***
投资增长率	0.005(0.75)	0.003(0.48)	0.003(0.53)	0.002(0.24)
县级市	-0.02(-1.40)	-0.02(-1.41)	—	—
样本数量	400	400	400	400
县(市)个数	80	80	80	80
Wald χ^2 /F 值	231.20	239.06	32.82	24.55
Prob > χ^2 /F	0.000	0.000	0.000	0.000
R-squared	0.34	0.34	0.46	0.47

注:随机效应估计中括号内为 Z 统计量,固定效应估计中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统计水平显著;上述模型控制了年份虚拟变量和常数项。

政策变量中,从表 3 中固定效应模型(3)和(4)的估计结果看,“改革所有年”变量系数为正,与预期一致,但系数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示在研究期内(2004—2008 年),江西“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县域经济增长的推进作用不显著。从参与改革各年度变量的估计结果看,改革每一年的系数均为正数,但是参与改革的前三年的系数并不显著,只有到改革第 4 年才在 5% 统计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系数为 0.044。这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情况下,与没有实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县(市)相比,被直管县在参与改革第 4 年后经济增长速度快 4.4 个百分点。换言之,江西“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确可以促进被直管县的经济增长,但是改革效果并不是立竿见影,而是直至第四年才初见成效。可能的原因有二:其一,试点县(市)经济基础较差,短期内自我发展能力难以提升。被选入江西“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试点的县(市)大多数财政实力较弱,县域发展基础不佳、欠账较多,所以刚参与改革的前三年,大部分直管县的自我发展能力还没有根据财政体制改革配套完善起来,财政收入结构单一、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也未得到解决。赖丹认

为,从远期来说,“省直管县”改革如果没有形成县级财政“造血”功能,难以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持续动能,甚至可能陷入“越扶越贫”的怪圈^[19]。其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省级财政的管理难度。江西省省级财政的管理单元由 11 个增加至现在的 92 个,管理单位是改革之前的八倍多,管理事务急剧增加且改革涉及面广,很多改革配套管理措施在改革初期难以落实,鞭策落后的约束机制也尚未建立起来。

控制变量中,农业 GDP 比重变量在 1% 统计水平上通过检验,系数为负,说明农业 GDP 比重较高的县(市)的县域经济增长速度较慢。各县(市)应基于当地传统优势进行准确的发展定位,若想走“农业强县”之路,就应该大力发展规模经营,走生态农业和智能农业之路,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和提升农业。若非传统农业大县,则应该加速产业提档升级,因地制宜积极培育龙头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四、主要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被普遍认为具有激活县域经济的重要作用,也正在全国各地普遍试点并推广,但在这方面的实证证据比较少,尤其基于江西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改革效果评价研究更少。本文构建了多期 DID 模型,利用江西省 80 个县(市)多年的面板数据,实证评估了“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在江西确实能够促进县域经济增长,但是改革的效果并非立竿见影,而是直至第四年才初见成效。控制其他变量不变,与没有实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县(市)相比,被直管县(市)的经济增长速度快 4.4 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在财政体制改革初期,县域的自我发展能力没有得到实质性提升以及很多改革配套管理措施并未落实,待各项配套措施完善后,体制改革红利才逐步释放。

除了配套措施不完善的问题,江西“省直管县”财政体制还存在财政体制与行政体制的冲突问题。“省—市—县”三级架构行政体制与省直管县两级架构财政体制并存,必然会产生矛盾和冲突。一方面,地市没有集中县级财力,但是事权仍要覆盖到县,造成事权和财权不匹配,这势必影响行政管理权的执行。另一方面,改革之后县级财权增大,但相应的事权没有得到明确。县级的人事权、经济管理权限主要掌握在地市,县级财政的运行受到制约。况且,改革之后市县两级财政平级,会出现利益争夺、责任推诿的现象。

总而言之,从省委、省政府而言,可以考虑试点先行,进一步深化“省直管县”行政体制改革,从顶层设计上进行体制改革和创新,释放更多的县域活力和体制红利。江西进行了先行先试,于 2014 年 7 月在共青城市、瑞金市、鄱阳县、丰城市、安福县、南城县等 6 个县(市)开展省直管县行政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从县(市)自身而言,应该紧抓改革契机,改善经济结构、提高自身“造血”功能,才能逐步增强县级政府提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确保对各项事业的投入,从而促进县域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骆祖春. 江苏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成效、问题及对策[J]. 地方财政研究, 2010(8): 36-41.
- [2] 胡春兰, 管永昊. 对我国“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思考[J]. 经济体制改革, 2011(4): 124-128.
- [3] 周琛影, 田发. 财政级次与优化政府间税种配置[J]. 经济经纬, 2007(1): 133-126.
- [4] 刘佳, 马亮, 吴建南. 省直管县改革与县级政府财政解困——基于 6 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公共管理学报, 2011(3): 33-45.
- [5] 王耀, 何泽军. 强县扩权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机理分析[J]. 经济经纬, 2009(5): 68-71.
- [6] 全国预算与会计研究会课题组. 全面推进省直管县改革的政策建议[J]. 中国财政, 2011(13): 41-44.
- [7] 贾康, 白景明. 县乡财政解困与财政体制创新[J]. 经济研究, 2002(2): 3-9.
- [8] 周波. “省直管县”改革应重点解决政府间财力与事权匹配问题[J]. 经济研究, 2010(3): 49-52.
- [9] 贾康, 于长革. “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意义、内容及建议[J]. 中国税务, 2010(4): 27-29.
- [10] 李夏影.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研究——以湖北省为例[J]. 北方经贸, (10): 51-54.
- [11] 贾俊雪, 郭庆旺, 宁静. 财政分权、政府治理结构域县级财政解困[J]. 管理世界, 2011(1): 30-39.

- [12] 张永杰,耿强. 省直管县、财政分权与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基于长三角地区县级数据的 2010GMM 实证分析 [J]. 学习与实践, 2011(11): 16 – 26.
- [13] Wooldridge J M. Introductory Econometrics: A Modern Approach [M]. South – Western College Publishing, Second Edition, 2002: 419 – 434.
- [14] Gruber J, Poterba J. Tax incentives and decision to purchase health insurance: Evidence from the self – employed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4(109): 701 – 733.
- [15] Feldstein M. The effect of marginal tax rates on taxable income: a panel study of the 1986 tax reform act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5(103): 551 – 572.
- [16] 周黎安, 陈烨. 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政策效果: 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 [J]. 经济研究, 2005(8): 44 – 53.
- [17] 封进, 刘芳, 陈沁.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县村两级医疗价格的影响 [J]. 经济研究, 2010(11): 127 – 140.
- [18] 郑新业, 王晗, 赵益卓. “省直管县”能促进经济增长吗? ——双重差分方法 [J]. 管理世界, 2011(8): 34 – 45.
- [19] 赖丹. 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成效的思考——以江西赣州为例 [J]. 特区经济, 2012(10): 118 – 121.

The Impact on Counties' Economic Growth from Fiscal System Reform on Provincial Governing County

——A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Panel Data of Jiangxi Province

LUO Xiaojuan^a, ZHANG Xinzhi^b, ZHAO Bo^a

(a. Jiangxi Economic Development Institute; b. School of Finance,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China)

Abstract: In theory, the fiscal system reform on provincial governing county has cut the financial level to improve the financial self – sufficiency ability of county government, and then promoted the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in fact, the academics have mixed reviews of the policy. Based on the five years' panel data of 80 counties (cities) in Jiangxi province, the multi – stage DID model was constructed.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plored whether the reform of the fiscal system of “provincial direct control county” will affect the county economy, and tested the durability of the effect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reform of Jiangxi province governing county fiscal system indeed could improve the growth of counties' economy, but the effect was not immediate, until the fourth year that it worked. Compared with the counties(cities) that did not implement the fiscal system reform of “provincial direct control county”, the provincial governing county(city) 's economy grew by 4.4 percentage points.

Key words: provincial governing county; fiscal system reform; county economic; Multi – stage DID model

(责任编辑: 黎 芳)